

当代散文精品



珍藏本

时间： 漫笔



time informalessay



人生之车又过了一站
人生之帆又驶过了一个港湾
人生的脚步又跨过一道门槛



沈阳出版社

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

时间漫笔

主编：潘旭澜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 / 潘旭澜主编, 李安东副编.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8.11

ISBN 7-5441-0259

I. 当… II. ①潘 ②…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世界
IV.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373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520 千字 印张: 42

印数: 1—5050 册

1998 年 11 月第三版

1998 年 11 月第三次印刷

责任编辑: 潘晓翊
封面设计: 王 永

责任校对: 沈 笑
版式设计: 刘敬余

全套六册定价: 60.00 元





人生之车又过了一站
人生之帆又驶过了一个港湾
人生的脚步又跨过了一道门槛

目 录

摆渡.....	(1)
离别.....	(3)
灯火.....	(7)
穷得只剩下钱	(10)
阳台	(16)
阳光与灯影	(19)
宾馆一夜	(22)
移动的故乡	(27)
就这么过一天	(31)
春晖	(38)
爱情力学	(41)
心里有一座山	(43)
男泥女水	(51)
论趣	(53)
售书记	(56)
况钟的笔	(61)
伤逝	(64)
绿岛家书	(67)
苍蝇	(74)
雄鸡的死亡	(77)
“伟大的空话”	(80)
专治“健忘症”	(83)

虫鸟之志	(86)
蜘蛛精	(88)
谈浮名	(92)
皇帝与文人	(97)
这样一种挥霍	(102)
思辩短简 (二则)	(106)
庄周买水	(110)
莫说他人梦	(113)
借钱的境界	(117)
狗性论	(121)
横坑思缕	(124)
人物素描	(130)
来自日本的礼物	(133)
人，一本有趣而难读的书	(136)
烟卤	(141)
海怨	(143)
人生的十大追求	(148)
温馨的人生港湾	(154)
包装	(161)
生命二题	(163)
批评与自由	(166)
蜉蝣过客	(170)
捉不住的鼯鼠 ——时间漫笔	(173)
腰	(177)

我愿倾诉，我愿倾听·····	(181)
生命·····	(183)
无名街角·····	(185)
三当评委·····	(189)
丑石·····	(194)
闲人·····	(197)
电话·····	(203)
抽烟·····	(207)
渴望跪下·····	(210)
这样的攀登者·····	(214)



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待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

摆 渡

□ 高晓声

有四个人到了渡口，要到彼岸去。

这四个人：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大力士，一个是有权的，一个是作家。他们都要求渡河。

摆渡人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

有钱人给了点钱，上了船。

大力士举举拳头说：“你吃得消这个吗？”也上了船。

有权的人说：“你摆我过河以后，就别干这苦活了，跟我去做一点干净省力的事儿吧。”摆渡人听了高兴，扶他上了船。

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作家说：“我最宝贵的，就是写作。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我唱个歌儿你听听吧。”

摆渡人说：“歌儿我也会唱，谁要听你的！你如实在没有什么，唱一个也可以。唱得好，就让你过去。”

作家就唱了一个。

摆渡人听了，摇摇头说：“你唱的算什么，还没有他（指有权的）说的好听。”说罢，不让作家上船，篙子一点，船就离了岸。

这时暮色已浓，作家又饿又冷，想着对岸家中，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米烧夜饭吃，他一阵心酸，不禁仰天叹道：“我平生没有作过孽，为什么就没有路走了呢？”

摆渡人一听，又把船靠岸，说：“你这一声叹，比刚才唱的好听，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

作家过了河，心里哈哈笑。他觉得摆渡人说得真好，作家没有真情实意，是应该无路可走的。

到了明天，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没有人摆渡了，那怎么行呢？于是他就自动去做摆渡人。从此改行了。

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待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

过了一阵以后，作家又觉得自己并未改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肖凤走进儿子的小屋里，轻轻抚摸着 he 写字的桌子，抚摸着 he 今天早晨还睡过的被褥，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离 别

□ 林 非

一个高昂和挺拔的背影，一个被抚摸着长得这么大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间，消失在候机大厅的尽头。真可惜自己的眼睛无法跟着 he 拐弯，要不然的话，就能够瞧着 he 登上飞机了，更遗憾的是自己这双眼睛，无法看见地球的那一边，要不然的话，就能够瞧着 he 在芝加哥走下飞机了。

当我正忧郁地陷入沉思时，肖凤轻轻拉着 he 手腕，我们的眼睛默默对视着，我怕她会哭起来，她却在凄婉的神情中，勉强地露出了笑容，像是自言自语地摇着头说：“为什么不再回头瞧我们一眼？”

不算太大的候机厅，跨过去几十步路，就迈到了那一端，其实 he 已经有多少次回过头来，除非不远行，永远厮守在我们身边，否则总会有今天的别离，我们度过了多么闭塞和单调的青年时代，当儿子在吮吸着肖凤的乳汁时，我们甚

至连做梦都不敢想象，这逗人喜爱的婴儿，能有远渡重洋去负茭留学的机会。

肖凤说过多少回，我们早已失掉这样走向世界的机会，应该让儿子去外面闯荡一番，认识整个的人类是如何打发自己日子的。大概是因为志向高的缘故，才出乎我的意料，止住了应该会流出的眼泪。

我们身旁有个也在送行的母亲，瞧着她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的心变得沉甸甸的，猜测着自己的儿子，此时已经坐在飞机上了吗？我突然回想起几十年前，自己比儿子还要年轻得多，最心疼我的母亲，希望我赶快离开令人忧伤的家乡，去上海的中学念书，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当我跟她告别上路时，她眼睛里也闪烁着像肖凤这样痛楚的光芒，强打着精神嘱咐我：“用功念书，别想念家里。”我当时丝毫也没有觉察，她这颗疼爱我的心，已经沉甸甸地坠落下来，只有在今天我才懂得了，因为我这颗沉甸甸的心，刚在往下坠落啊！可是我已经无法向她倾诉了，只有默默地祝愿她，在泉壤底下静静地安息。

肖凤怎么会变得如此坚强，竟还劝这位哭泣的母亲说：“儿子去留学，多好的事儿，干嘛要哭呢？”

我觉得自己的眼眶里，正在涌着泪水，绝对不敢开口说话，怕这轻轻的震颤，泪水会掉下来，我默默地拉着肖凤，悄悄地走开了。

回家的路上，望着一棵棵碧绿的大树，在车窗外慌张地往后退去，像是很忙乱地跟我们挥手告别。我们轻轻地说话，回想儿子刚学会走路的那一年，左手紧紧地拉住我，右手紧紧地拉住肖凤，也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迈步，也望着高耸

的大树，望着天空里飘浮的白云，那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神往而又奇异的光芒，还老在咯咯地笑，我们一起瞧着他又大又亮的眼睛，想问他为什么笑？他当然还不会回答这样深奥的问题。

一个混混沌沌的儿童，怎么在霎时间就变成聪明和潇洒的大学生了？怪不得我的头发全都花白了。

儿子有一回去天津讲课，询问我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掌故，虽然都读过一点儿，却还是回答得不好，而且他的许多兴趣和爱好，也已经跟我们迥然不同了，譬如说他就否定了我们10多年前教他如何欣赏音乐的见解，认为这不是为了陶醉在迷人的旋律中，而是要宣泄人世间的烦恼和痛苦。肖凤曾背着儿子，悄悄地跟我说：“大人这么爱他，他有什么痛苦？”

“每一代人总会有自己的痛苦。”我迷惘地摇着头，顿时觉得儿子已经长大，已经走出了父亲悉心给他营造的小天地。

在深夜里，三个人海阔天空地闲谈，是全家最欢乐的时辰。肖凤提起了儿子的婚姻大事，这已经在她心里翻滚了许久。

想不到平时总乐呵呵的儿子，竟带着点儿伤感，带着点儿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两位教授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及一个卖菜的小贩挣得多，能有漂亮的女孩儿，看得上生在这种家庭里的儿子？”

肖凤忿忿地说：“人总得看本身的价值！”

“妈，收起你高雅的理想主义吧，它已经过时了。”儿子轻轻拍着肖凤的肩膀，阻止她再往下说，装得很深沉的样子。

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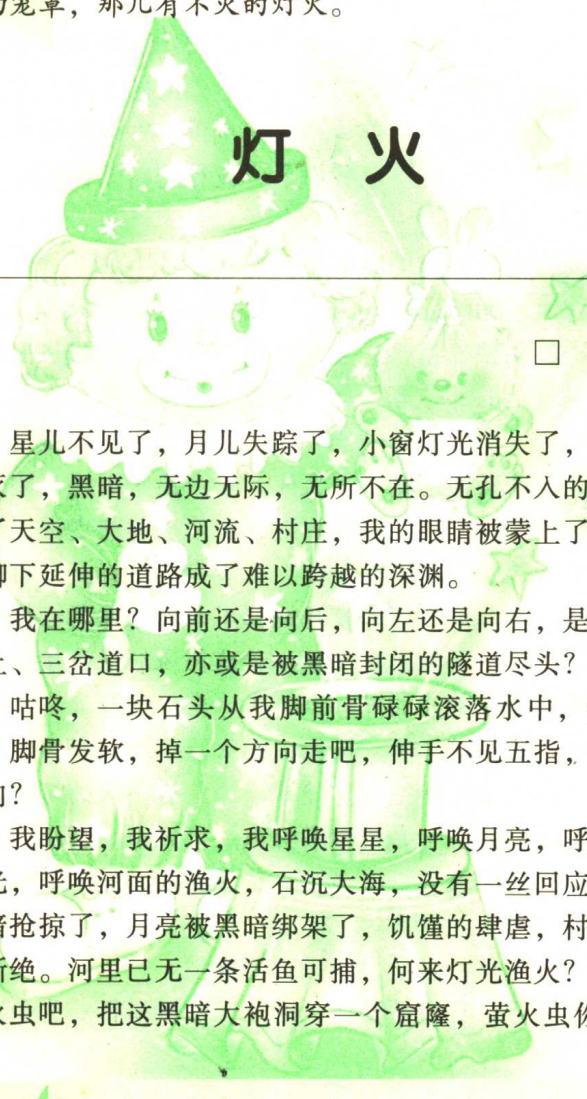
好胜的肖凤，却不愿跟儿子辩论，隔了一阵才悄悄地跟我说：“克林顿够了不起了吗，可是在他母亲的眼里，永远是个小孩儿。”

就是在那天晚上，儿子说要去考“托福”和“GRE”。很快考完了，还考得真好，而且得到了芝加哥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这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儿子快要离开我们了。不是吗？他正坐在那一架远航的飞机上。

回家的路上，我们回忆着儿子的多少往事，刚开了个头，就到达了家中。推开门，觉得阴凄凄的，冷飕飕的，尽管外面正是晴朗和灼热的盛夏天气，往日的欢乐都到哪儿去了？哦，在那一架刚离开地面的飞机上。我顿时又想起母亲送自己远行前的话儿：“大丈夫志在四方！”是啊，总得这样一代代地活下去，总得让年长的一代，去咀嚼人世间这苦涩的滋味。

肖凤走进儿子的小屋里，轻轻抚摸着 he 写字的桌子，抚摸着 he 今天早晨还睡过的被褥，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从今以后她会天天关心着芝加哥这陌生的城市，思念着儿子正在那儿干什么？她会永远悬着一颗心，祝福着那像谜一样遥远的地方。

灯火动摇了黑暗王国。机场、码头、车站、车间、实验室，那儿黑暗永远不能把一切笼罩，那儿有不灭的灯火。



灯 火

□ 史中兴

星儿不见了，月儿失踪了，小窗灯光消失了，河面渔火熄灭了，黑暗，无边无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黑暗，吞沿了天空、大地、河流、村庄，我的眼睛被蒙上了黑纱，在我脚下延伸的道路成了难以跨越的深渊。

我在哪里？向前还是向后，向左还是向右，是到了悬崖边上、三岔道口，亦或是被黑暗封闭的隧道尽头？

咕咚，一块石头从我脚前骨碌碌滚落水中，我背脊冰凉，脚骨发软，掉一个方向走吧，伸手不见五指，哪儿还有方向？

我盼望，我祈求，我呼唤星星，呼唤月亮，呼唤小窗的灯光，呼唤河面的渔火，石沉大海，没有一丝回应。星星被黑暗抢掠了，月亮被黑暗绑架了，饥馑的肆虐，村舍人家炊烟断绝。河里已无一条活鱼可捕，何来灯光渔火？飞来一只萤火虫吧，把这黑暗大袍洞穿一个窟窿，萤火虫你在哪里？

来一场暴风雨吧，用你的雷鸣闪电把沉沉夜幕划破，暴风雨何以音讯皆无？来一场野火吧，熊熊烈焰把黑暗烧个焦头烂额，山野何以如此一片沉寂无动于衷？

挣扎，扭打，左冲右突，拳落处，没有触感，空若无物。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精疲力乏。上路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带电筒、不带风灯，连一根火柴也没有？老同志没有责备我，“还是一个娃娃。”可我懂了，夜行的时候，不能没有灯火。

还有夜，还有夜行的时候。

荒凉海滩，无星的夜。天空、大地、堤岸、芦苇、用我们汗水浇出的稻秧棉苗，一起在黑暗中沉没。大海也变了颜色，像斗鬼台上的那位老人周身被泼了黑汁。那拍击滩头的涛声，是呻吟、啼哭还是愤怒？声音愈来愈近，水漫过我的脚脖，我是返回营地还是走进大海，是突出重围还是堕入死亡的深窟？我没有胆寒、没有畏缩，我依旧朝前走去，这是小溪漫出的水流，前面就是大堤，我看见了灯火。只有茶杯那么大，那是一盏风灯。昨夜我在那里举着这盏风灯接应我的同伴，此刻我的同伴又在那里举着这盏风灯把我接应。多少个黑夜我没有在荒凉的海滩上迷失，全赖这灯火。

灯火动摇了黑暗王国。机场、码头、车站、车间、实验室，那儿黑暗永远不能把一切笼罩，那儿有不灭的灯火。

有了灯火，人们未必都珍惜灯火。灯火下，有庄严的工作，也有荒淫与无耻。纸醉金迷、花天酒地，那一桩桩罪恶的交易，同样离不开灯火。

那些明火执仗的强盗，也是打着火把。

遥远的年月。日寇铁蹄所至之处，盗贼横行。为免遭洗

劫，每个夜晚，父母一手挟着被头，一手牵着我，暮色中匆匆走出栖居之屋躲藏进附近的沟坎树林。一伙打着火把捏着手电的强盗呼喝而来，略知人事的我伏在母亲怀里一声不出。那束火把那支手电像是怪兽的血盆大口。我浑身颤栗。只要它稍稍转移一下角度，我们就无处可藏。为了不使自己落入怪兽之口，我远离灯火而宁愿让自己在黑暗中隐没。

灯火落入劫夺者之手，它让人恐惧，逃脱躲避唯恐不速。批斗大会在灯火球场进入高潮。那一束束光柱，如同蛇口吐出的毒涎，人们竞相避开光线，把自己掩藏到灯火照不见的角落。除了那几个在台上表演的小丑，需要灯火为自己壮胆，那灯火恰也使他们的嘴脸毕露。

从劫夺者手里夺回灯火。让灯火永远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希望。

我渴望灯火，我珍惜灯火。

人生之路不能没有灯火。

愿灯火永远与我同在。

